

目 录

冯步芳在化隆军事实力之成长壮大.....牛 濂 赵国斌 (1)

皮鞭下的开拓者——忆西路红军

流落人员在劳动营.....刘敬臣 (22)

巴燕镇今昔.....石成基 (27)

马步芳军事势力在化隆的成长壮大

一、马步芳在化隆军事势力之成长、壮大情形。

马步芳家族统治化隆，自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马麒任巴燕戎格厅扎巴工旗官起，历时四十八年多，若自甘肃督军赵维熙于1912年，任命马麒为西宁镇总兵算起，也长达三十八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化隆地区始终控制在马步芳家族统治之下。

马麒驻扎巴二 年多，因得到马安良⁽¹⁾之青睐，升任为花翎副之循化参将，辛亥革命（1911年）之时，以组织西军精锐军为名，曾在循化厅、巴燕戎格厅一带招募撒拉族、回族壮丁扩充军队。就在这时，形成了以马麒家族亲属为骨干以化、循基干为基础的一支军队至1912年经甘肃督军任命为西宁镇总兵，始进驻西宁。从此于民国三年（1914）至六年相继建立和修缮了由西宁至临夏的粮站，计有：平戎驿（今平安）扎巴、巴燕、甘都、循化、保安、~~少~~藏、临夏等多处。于1918年（民七年）马麒任命次子马步芳为十五营管带（后称管长）常驻巴燕镇前城台管盘及城内北街游击衙门，当时以马色皆黑，称为黑马队。

黑马队初驻城南前台管盘，分前后中左右五哨，每哨人十五、马十五共计：一百五十人，一百五十四马。因为年年招募，马匹不继，又增步兵哨，未足五哨，称步兵营。复换防，步兵驻前台管盘，骑兵驻城内游击衙门。三年后改番号为一营，四年成团，又五年成旅，始开赴西宁，前后历时十二年。

二、马麒给马步芳的政治影响

当马步芳于1918年初调化隆时，因其年幼（十八岁），马麒选派得力人员弟元龙为帮办（管副）就对马二人指示：“能招募一营你是官带，能招募一标，你是统带⁽²⁾”。基于这种思想，在化隆的十二年，足迹遍及循化、贵德、同仁等地，年年招募，不时购枪、置马，采办营买人^{人无定员}换兵买兵，为化隆及附近各县，形成了最大之苛政。因为年年招募，马元定额，军队待遇低下，武器窳劣，不几年随着镇守使置之不断扩编，于1921年底改十五营番号为一营。其招募对象也有其家教渊源的，如其族叔马良于1946年来我县给我等说的：“老主席（指马麒）曾给家族带兵子侄亲属一再说过：‘我们团体的发达’全靠了八工、外五工⁽³⁾撒拉族回族的救命，这些人轻易不信人，一经信仰，终身不改’。觐观马家军以后的用人政策，可谓一贯奉行到底。其中马麒、马麟、马继援在化隆的影响，远不及马步芳显著，观其生性残暴，手段狡诈，确是衣钵相传，一脉相承，马步芳更是青出于兰，集中了马氏家族罪恶之大成。

2在化隆武装势力之成长、壮大过程

马步芳初来化隆，不时随带几个传令兵，犬架鹰放猎于山林，所有赛马、射箭场所，从不放过。每当藏族护法会，聚集藏族妇女唱拉伊⁽⁴⁾组织花儿会尤为爱好。当时或称少爷或称少大人，群众也乐于接近。就在这三两年中，他摸清了谁家有好小伙子、有好马，至1921年会同各工头人，以招募之名，摊派兵额，或指名要兵，当时虽数额不大，居

民已不胜其扰。嗣后年有增加，至1924年（民十三年）适当年，曾向城关附近、东西堡、十五会及撒拉八工、外五工招募一大批士兵，增编步兵一营、银合马队、花马队各一营，按当时编制，提升为团长任马积光（牙信）为团副。

随着军事势力的扩张，招募范围由化、循扩展于贵德、同仁藏民区域，招募办法亦随形势变换。每当农忙碾场季节，侦骑四出，以采办管买为名，明察暗访好小伙子、枪枝、马匹等，分别汇集成册，次年会同县府及当地头人营长等（如同仁系十三管长马良、循化系十四管长马伏良）以招募之名，摊派要丁，若册内小伙未到，先指名要人或派人强迫抓走，藏民不习惯于军营生活，虽倾家荡产，亦所不惜。有的雇人换兵，有的买兵，（可以注销兵籍）换买成交，稍有产者，竞相效尤，以致兵价，年有增长。有头人或当地绅老说项，每兵索价二百至三百串制钱⁽⁵⁾，一般兵价六百至七百串，遇到藏族头人如十族昂贡昂拉千户、同仁十三管大人等，往来携礼接洽，或迳诣镇守使署，几经磋商，将全族兵额或以银元折价，或以马匹顶替。藏民区摊款，不是按肥瘠分派是按户均摊，此类兵款，揽费大部转嫁于穷苦人身上，因是倾家荡产，流徙他方，各庄皆有。一面由于此项换买办法之创行，在当时形成了筹措经费的一大来源，而流风所及弥漫于整个宁海军中，成为以后团营连长敛财肥己的途径。

马步芳建军之初，挑选兵员，很注意人之健壮雄伟，脆弱者直都

不能入选。如黑马营三个排头，专挑三个黑大麻子，呼喊点名时，也喊大麻子（韩索拉麻）、二麻子、三麻子以及黑布拉、尕杂务、黑号令、黑蛋之类，这种形象之绰号，成了个人终身的代号。时过境迁，只知其号，而真实姓名，倒很难查考。因为团之编制，尚需要一批识字人，早期仅有两三个稿爷：如吴正纲、张四文是从县府稿房⁽⁶⁾中介绍而来，张勋、米某、邵士骑等是由上级推荐的。为了司书人选同样采用了强抓手段，先调查后抓走，如于1926年（民十五年）一次抓走城关回汉高小毕业生李庭祥、马彪（炳南）、陈国栋、高成林、孟传义、朱文奎、穆永泰等人，都任为各哨司书。

民十七、十八年，由于河湟兵变（马仲英等）甘肃及青海部分地区，田地荒元，饥民外流，造成荒年。化隆系盛产青稞地区，义仓充盈，来县就食者有乐都、民和、甘肃一带、临夏八方及河南难民很多。其中回族大部“招募”为兵，连同收服叛兵，兵额已超过一团以上。又相继成立了火枪队、大刀队、三个特务队，教导连等。原来韩起功所属步兵营驻城南前台营盘，骑兵驻城内，团部设于游击衙门，之后又占用皇庙、大庙、昭忠祠、福音堂等，教导连设于福音堂，花马队派驻于前街、循化贺隆堡一带。

1928年（民十七年）元月冯军孙连仲派高树勋师进驻西宁，政治气氛骤变。国民军所至之处，所有有线电话均连接于各连队，青马报以唯一的通讯工具，不能畅所欲言，此时一切通讯，均靠骑兵

担任，兰州消息，专靠化隆油脚户传递。当时盛传兰州的李长清被诱杀于某花园、宁海军管长被捕杀各情……。马步芳坐立不安，举棋不定，态度暧昧，表现在一面加强城防、城头架设土炮，一面骑士四出搜集各方情报，这种态度，遂招致步下于七月中相继叛变。主要由于待遇很苦，以及无休止的苦役，一经马仲英私下活动，群相跟从，除步兵营未‘叛’外，银合马队一半跟去，黑马队有一部分，窑街花马队也有大部人马迳由循化、水地川等转赴临夏。前两队由张世有等哨官‘叛’往雄先、查甫一带林区三角地带聚集，待机发动。

1928年夏秋之交，高树勋师以“清乡”为名，约带两千士兵进驻扎巴。这个“清乡”之名，在化、循地区影响恶劣，光绪初左宗棠军以“清乡”为名，杀害了黑城子一沟回民，仅残留一个老阿奶，幸子女繁衍，未能断根，从此黑城子以“女户当差”⁽⁷⁾相沿至解放初期。当时回民房屋没收，地为‘叛’产，规定回民不能住城，撒拉族不能当兵。都是当时所定一系列苛政。虽然时过境迁，回民中仍有余悸。此际人心慌慌，均观察宁马军动向，好在此时马步芳由于已得其父指示，同仁马良营长及时赶到，胸有成算，另方面鉴于化隆地区回汉相处和睦，不分彼此，一大势所趋，毅然采取欢迎态度。连日来筹措银元若干，挑选骏马百匹，先行从电话报告‘兵变’各情，并讦发其族叔七朋大人（马伏良十九营长）仓大人（马朝佐十四营营长）及捉捕办法，洽定谒见日期。八月会同马良及孙派县长张振江、城关

乡间、各区长、绅民多分网批前往扎巴首谒。马已分头事先将马朝佐捕获，在扎巴双方会同又从家中捕获了马伏良，均交高处理，以结其心。高也顺水推舟，举行了接见仪式，次日为了陈兵耀威，给来谒人员演习了从十响到十三响的各项新式步枪，以及转盘机枪、小钢炮迫击炮之类，并当场馈赠该团迫击炮四门、小钢炮若干。马步芳受宠若惊，提出剿抚计划：于十日后先后派出一批回民头人携带‘古兰经’，驰赴雄先林区，劝其归顺，并指回经为誓，保证不杀一人，随后马自带几个营、连长、随从多人，亲往保证，因多方争取，全队回化。此事一经就绪，高师开赴化隆，分驻城乡各户，高本人住于牛庭臣家（张振江到任，划全县为五区，牛系一区区长）师部设于一高校，为了了解各方真实情况，连日邀集城乡各族绅民计有：城关乡约马应彪、陈炽、牛庭臣、杨承先，甘都欧后东拔若、卡切帮办、张彪，水地川的舍仁百户、巴洛阿甸、拉曲滩阿甸、十族昂炎却吉李俊、黑城子刀把乡约东西堡农官胡发荣、李百长冶十扎百户古勤多吉，下山千户安拉加等，每日人员不断，马步芳亦常来家中，问寒问暖送吃送煤，高一喊马团长，立正边站，备极恭顺。原马为营长时，不仅化、循连附近各县，凡经牵扯招募、营买、及各项民刑案件，县知事莫不事先请示，稍不如意，多方掣肘，至十八年建省后，县长张振江有职有权，放手大干，马也不敢随心所欲插手干预。

高住城时，因部分队伍驻入北街清真寺，有汉族绅民陈炽等说：“

我家房屋宽裕，请师长及驻寺部队全搬入我家，以免影响回汉误解……”

高慨然指令所有寺庙驻兵一律迁出，高后期又住于陈炽家中，此时马为表示忠顺，请示高后，在大教场杀死业已投降的张世有等四人，杀后自哭多时，又派部队诱捕穆负提头头，穆负提为回教另一门宦，谓有道堂，兄弟二人，相继在贵德等处传教，教徒遍及于红水泉塘隆台昂思多的牙什扎、巴燕镇东上等，马步芳怨其羽翼丰满难治，趁“清乡”之名，捕至县府，谎报高后，杀二人于城隍庙左近，随后又杀死跟穆负提教徒四人于大街。解办后，经人民政府许可，将穆负提头头尸骨由临夏教徒领回，建“拱拜”于临夏。

这些做法，博得高之谅解，又经城关绅民具结保证：城关、三塘东西堡、上八庄、下四庄等没有一个“叛”民，出了问题，全家老小保证，唯具结人是问，已“叛”的发动家愿劝回等。马也表示愿为效力，于是由马为前站高为后应，开赴临夏孟家墩四墩平一带，途中在循化“清乡”时，请示高后，又于河沿杀死四人，此时省上也派出大军，并派马麟等宣抚，边剿边抚，马仲英部相继分散，马仲英也恨马步芳在化隆未曾接济，曾在河州毛洞山一带举兵进袭，正当紧急之时后路韩起功步兵营及时赶到，死力救回。韩部所属大部系巴燕镇西堡回汉青年，给马步芳留下深刻印象。随后建议高师，相继收服了原来之花马队并威胁之群众三百多人，马二百多匹。枪枝弹药无算，经此一役，部队急剧扩增。高师从一系列的事实中，对马之作为，深为赏

识，高转赴西宁后，转来孙连仲国民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任命状，任命马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混成旅旅长”之职，马步芳大喜过望，志满意得，于是按旅的建制，从新编制，共计编了三个团两个独立营，任马勋为一团团长，马步康为二团团长，韩起功为三团团长，马元祥为独立一营营长，刘呈德为独立二营营长，马德为参谋长。

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奉令进驻西宁，马步芳从一营扩编为一旅，飞黄腾达，在青海地区发展比较极快的。

3. 马步芳统治化隆地区，任用人员办法

用人唯亲，这是一贯政策，首先出于维护权力世袭统治之需要，将所有同宗族人员、远近亲属拱围于左右，给予重要地位，倚为心腹如马勋、马步康、马德、马步奎、马步伟、苏元龙、王孕老五……。其次注意地域宗教：马麒任扎巴旗官及循化营参将时，先后招募了大批撒拉族、卡力岗一带回民为士兵，并在镇压宁夏起义军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在历次镇压拉布楞、果洛藏族群众反压迫斗争中，建立了“功勋”，以致把引用八工外五工人员为基于垂为马氏家训，成为告诫后代的用人准则。前时撒拉民族以勤劳著称，骁勇果敢，卡力岗原系藏民，清中叶有河州“花寺”马来迟阿訇集体劝化入伊斯兰教，至今还保持着藏族的语言、生活习俗，立有“花寺”拱拜，风俗淳厚以耐劳勤朴著称。在化隆驻兵中，这批人占了很大比例，汉民也有一

小部份：如任过哨官的（相当于连长）马成龙、马化荣、韩进禄、韩起功、谭呈祥、卡漏（马福仓）、马积光、马哈三、马忠义、马福寿、马官、黑号令、黑蛋、马有良、马有成、马庆、张世有等，任过副官差官的有：王绳祖、刘呈德、邵士琦、马步伟、马登云、喇平福、马福元、马正奎（黑布拉）、沈得祥、东布勒……等，任过书记官及随从参谋的：吴正刚、米某、张勋、边海臻、邵士琦等，任过司书的李庭祥、马彪、陈国栋、孟传义、朱文奎等。若按地域分：以临夏为主，循化、化隆次之，各县更次之。部份部属，也揣测意图，以得到青睐为荣，在当时汉随回教者有之，以能说临夏语为时髦，甚至化隆人填写籍贯也填为循化籍的亦有人在。(8)可见其地域观念之深。

马步芳在使用人员，有其一贯做法，唯我独尊集中权力于一身，贿上压下，喜欢机灵奉承，不喜欢背毁顶撞，如果稍露不服，自成势力，随意调迁或者压服，甚至杀害手段备极恶劣。

韩起功自经招兵，初喂马，因勤快调升马师，工作之暇，驮水卖水，所得充填伙食，以其体察上意，先意迎合，亦步亦趋，颇得主子衣钵真传，因之拾级而登，平步青云，马步芳起家之营，除堂兄弟接管外，韩是唯一营长，其后升转，甚至凌驾于亲属，只略逊主子一级。总括“真传”实质，只是对上级贿、媚，对人民恨、残。韩之一生，尽此而已。

喇平福姓朱，汉族，后在扎巴喇家通回招婿改姓，除钱交公不及

韩外，也能曲意迎合，升转较快，马步芳不惜将奸占之女园园“赏赐”于喇，喇任旅长时，遭藏民报复，于1938年2月在白玉寺凌辱身死，马又将其妻收回，妻次子喇连科于同年八月，改名马崇德。可以想见，这种人颇得主子欢心。

马步芳在“清乡”时，所标榜之大义灭亲，其内幕无从了解，正当此时，利害冲突性命得失攸关，不惜借亲属马伏良之头，作晋见之礼，以后又收留其子马北祥与马继援同读，对家庭馈赠不绝，蛛丝马迹也可略见一斑。

马忠义（大老五）素称狡猾，升为营长，大盗野性不驯，多次不服同僚，甚至对马顶撞，马步芳伺机成熟，寻衅挑逗，马忠义稍露不满，立即由几个大汉翻，集合全团一顿‘背花’，只打得皮肉绽，边打边问“服不服”？马忠义初则坚持，继则连声服、服不迭，始令休养，惩一儆百，有其深意。这种人凶悍蛮横，有事之秋，镇压藏民堵击红军打前站，稍一平静，给予闲散职务，平时包揽词讼，鱼肉乡民，为二塘、隆欠地区，一大恶霸，其弟人称二大人。

马初驻化隆四五年，据不完全统计，哨官调为差官，付官调为哨官，每年多次，升任团长，更是调动频繁，黑马队任过营长的，除自己外有：马步康、马步奎、韩起功、银火马队有：马化荣、马努、韩进禄等，步兵营有韩起功、刘呈德等。既表现其“予夺”权威，更防其自成系统，坐大势力，再如张世有等先请示好，突然绑出

首，杀后自哭多时，是馭下的另一办法。

士兵之待遇、训练、枪马来源，以及军费军粮之榨取办法。

士兵素称“粮子”刚来时服装，青包头抽抽帽（有铁圈）青号挂，背缝黑字，前红紫堂、黑边，下绑战裙，凡接官迎送，始穿着整齐，平时黑褂黑裤。武器有：刀矛叉叉枪（只打七响）单拐、火枪等，有土炮几尊，后添土开花一。

士兵待遇微薄，食面粉，豆面占十分之七，白面占十分之三，官佐各半，每兵月发菜金制钱二串，司书白洋二元，哨官四元，仅足温饱，肉很少吃。

训练——每天跑步，下午劈刀、射击，跳木马，翻架操等，以射击训练马术为主，后期也打野操，以一哨为训练单位。1927年，始设教导连，由刘呈德负责，并任在甘肃军训团受训学员马寿昌、马静波、邵士琦、赵承绪等担任教官，按国民军军事教育训练。注意劈刀、刺枪、马术，劈刀由尔老五马玉龙教。服装以国民军服式予以更换。

枪枝：(1)——1919年，得马福祥之协助，马麒曾派李晓芬购枪，边海臻曾随往北京，拟购三八枪，时当日本有事，改购汉阳造五百枝，六响意国枪千枝，每枝价白洋伍拾圆，每枪只准带子弹五百粒，边于1922年要求回籍，介绍为马步芳随从参谋，并为该营拨发杂牌及汉阳造意国等枪百多枝。(2)马曾派人暗查本县及附近各县寺院枪、马，列有册籍，也曾呈请省府以确保治安、加强管理名义由县分别登记烙

印。马按册分往各地向头面人物、富户购枪，大部^授于威势送交，或^自自送来，也有购买的，只贱于时价。(3)1924年以战争需要为借口，按县府枪枝登记册，没收本县枪枝若干，此举失信于民，影响恶劣。(4)曾派熟悉寺院人士，从周围查入手，摸清底细，随派小队埋伏附近，由马步芳单骑简从，亲至寺院各经堂、^调库房参观，不开者强令开启，查出枪枝弹药即行没收，说什么：“寺院是行善于好的地方，要枪干什么。”如边海琰曾亲随到过贵德的郭莽寺（今大通县广惠寺）尔古隆寺（即佑宁寺）天堂寺（在甘肃天祝县）。

马匹—除上级拨付部份黑马、^各银马、花马外，大部以上述办法，以购马换马为名，有送有购。在藏民区域招募中，以二马顶一兵，占有很大比例。1924年参加拉布楞反暴案，1929年剿抚马仲英事件中，先后收缴马匹二百几十匹，枪枝若干。

卫生—设备简陋，城关仅有几个中医，也是军营医生，回医马化成系马步芳家族的唯一医生，当时士兵疥疮流行军马流^鼻不少。

军费—由上级按规定拨付，1924年成团后，曾由县负担一部份，主要由商会摊收（数字不知）团内由军需马明^少负责，自换兵买兵弊政形成，开辟了部份来源，其后族叔马佐（矿务）在城内南街设立义源祥号及^盐盐务局，负责军需来往款项，置办军需用品，马佐赴外地经营，便^据据为己有，任吴可^端端为经理；1930年该^处进驻西宁，遂成立了义源祥总号，吴调为总经理，化隆改称分号，任苏育霖为经理。

他如插手民刑案件，所得贿赂，为数可观，诉讼中贿赂公行，视为‘规程’，虽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相沿形成的弊政，愈演愈烈，视其行贿之高下，就可预见官事之输赢，当时所谓“原告不起脚，被告摸不着”的说法，形象的说明两者的微妙关系。双方若是地富，结果势均力敌，或者两败俱伤，穷苦人家是有冤没处诉的。在化隆此项贿款，大部补充日趋膨胀的军费，自马升任为省代主席，巧立名目，视其两造情节，罚款若干，定名为“公益捐”。未经县府案件，一般未存档立案，仅举一、二略知梗概。

1944年，马龙任科沿沟（现改金源乡）金厂厂长时，其职员李某兄妹（甘州人）被杀于扎巴附近白土沟中，上报县府，县长李复泰派班长李得胜多方侦察，李从血迹破案，认定系店主王坑坑阿甸见财起意谋杀，住客马孝义闻声偷窥，也被胁帮同移尸灭迹。经呈报省府，马令西宁公安局结案，局长韩进禄看卷中有马孝义及全庄庄民具结——店主不是凶手，各一纸，遂以包庇罪罚全庄“公益捐”白洋伍千圆，赃款半充抬埋安置，半交“公益”，凶首枪毙，马孝义配杀场。“公益捐”按全庄头、二、三班，头班十元以上，二班七—九元，三班三—六元，凑足交局结案。

原十族昂炎却结，有二子，长官宝才仁，次却吉却结，官宝才仁袭任，官虽按世规，才干应由其叔格干接替，因赴藏未回，却吉自任，格干回里，却吉惴惴不安，遂与扎西牛乞海密谋，1934年 夜，却

遣人邀格干来舍，至半路由埋伏扎西击毙。遂连夜驮白洋十二驮（二万四千元），象牙四个，贿送省主席，此事遂寝。

军粮——那时称为营买，兵少少摊，元统一定额。所谓营买，就是收粮给价，从开始，只按市价三分之一。牧区收草头税，若以柴草顶替，也只按市价三分之一。凡驻兵各地，设有粮台、草场，后增有面铺，都归粮台统辖。

三、马步芳进驻西宁后对化隆之控制

化隆县城筑于清乾隆三年，1745年（乾隆十年）增设巴燕戎格厅，始脱离循化厅成为独立行政单位，居民勤劳淳朴，各族亲密团结，民族成分：城关回汉杂处，附近各村，回汉为主藏民次之，撒拉族散居于城南沿黄河一带，与回汉藏族杂居。自1829年（道光九年）清廷在青海地区确立藏族千户、百户制度以来，全县划为城关五十二族，东西堡十五会下五会，上八庄下四庄等行政单位。青海建省，于1929年划为五区，马步芳驻防时，即依据这些历史相沿村落作为营买摊款之单位。及其进驻西宁，初五六年每年一至二次来化，城中小住一二日，甘都四五日不等，自各县公馆次第建立，来化次数相应减少。1945年甘都公馆扩建，曾多次来化，而每次公开来化，县长率同绅民师生迎接，时有赏赐。无论来与不来，对化隆“关心”不减于往昔，因此对化隆各事，电话批示纷烦，为政者事无巨细，必须事先请示，究其原因：一是驻防十二年中，马与部分人士建立了千丝万缕关系，大部属下化隆居多，一遇马步芳升转、婚丧大

事个人去，结夥也去，或因个人得失、诉讼牵连各事，有所请求，以结授，络绎不绝，当时他县人常说：“化隆人一只鸡就能见主席”事实确属如此。马步芳也常说：“化隆人好抓耳朵”。1938年，马升任省主席，日理万几，也感其烦，分别令由秘书长、交际处及传令队接见，马也亲对来人说过：“以后不要带礼当（礼物）你带只鸡把我看成鸡，带只羊把我看成羊，这倒不好”。这话一经传开，非紧要事，不敢贸然求见。原因之二：化隆人民、士兵，确实在镇压拉布楞反暴政之役⁽¹²⁾河湟之役为马步芳出过力，1929年“清乡”之初，马心怀鬼胎，疑惧重重，于是相继杀“叛”，以示忠诚，正当此时，城乡绅民出于城乡回汉传统友谊，更加团结无间，在高师处说了好话，做了保证，而高师长以早日解决河湟混乱局面为重，接受地方群众意见，使原来尴尬、疑惧局面，趋于缓和，使地方民心安定，军心安定，也使马打消顾虑，一往如意，万事亨通，官升一级，正是喜出望外。常说：“化隆是我的家乡”“我是化隆发展起来的”。在当时是由衷之言，是有其实际意义的。

△标榜化隆为第二家乡，对化隆地区的利用。

化隆城关回汉民族团结，由来已久，修建寺庙、婚丧，相互募捐，赈贫济困，相互帮凑。自经城池建立，从未陷失。未遭兵燹。相传清中清初，多次回民反暴政策，由城关回民头人保证，兵乱未波及城关，一次虽前台娘娘庙遭劫，城仍未陷落，之后清廷派兵镇压，由汉族士绅保证，未杀城关回民一人，……这些人名，年代久远，早已湮没无闻，从此相

沿成习。如光绪二十一年，回民撒拉族反暴政策，有王（汉）杨（回）二守爷⁽¹³⁾，主持其事，关闭城门，严防内外，免使奸人混迹，凡出城打柴取水人员，必须登册，脸上打戳，事毕验戳销名，回汉穹人，开义仓赈济，因是平安渡过。又如：1929年荒年，由城关绅民马应彪、牛廷臣、杨承先、陈炽等申请开义仓赈济，由陈炽等富户设赈站救济，无论本县乐都、民和、甘肃、河南部份难民，一视同仁。半年中难民骤增，粮价由每大斗白洋拾园涨至十八园，因义仓充盈，大部份人免于死亡渡过荒年。马步芳目睹此景，于同月由临夏八坊迁来一批回民，分住于城关。

马步芳调省不久，1930年升为新编第九师师长，暗示左右，开展贺喜，曾对化隆籍之付官陈国栋说：“湟源、循化、贵德藏族千户等都看望我来了，我的家乡还未看望，……”于是陈即电化隆城关绅民，经过一段筹备，偕同甘都、扎巴等聚集人马携礼晋见，马也亲至旅社亲率至省府谒见主席，马麒麟礼有加盛筵款待，各有所赠，马步芳并派员给在化隆起过作用之区长绅民送来大帧军装全身近照各一幅，留作纪念。

马任师长后，每年冬夏假期，派来一批当地骑大马盛装卫士，带有手枪甚至轻机枪，转亲戚游逛于家乡，炫耀宣传，每次全县带去三至十几人不等，此类人员之升转，只经过一二年卫士阶段，起码都是排连长。

1936年在宁各中等学生建议，经由马绍武、牛薄（教育厅厅长主任秘书）张昌荣（省图书馆长）发起，成立“化隆同乡会”印制募捐